

說

部

第第

三七

叢集

十

書

二

備

俄羅斯宮闈秘記

下冊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二十七編

俄羅斯宮闈秘記

下冊



商務印書館印行

RW 624/19

一件轟動全球的事！
留心近世史者當知其詳

俄國革命史

——共學社時代叢書——

朱枕薪編譯 俄國革命
命轟動全球是書歷叙
三月革命十一月革命
農間革命運動以及蘇
維埃思潮進化之歷程
源源本本詳盡無遺欲
知俄國革命詳情者不
可不讀

▲一冊 三角五分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1611)

中華民國八年七月初版

（俄羅斯宮闈秘記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函資）

編纂者 張叔嚴

校訂者 王蘊章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洛陽 西安 漢口
杭州 蕪湖 安慶 蕪湖 南昌
廣州 汕頭 香港 梧州 梧州
長沙 常德 成都 重慶 貴陽
貴陽 貴陽 貴陽 貴陽 貴陽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俄羅斯宮闈祕記卷下

俄皇尼古拉斯第二。最篤於伉儷之情。嘗見俄京某雜誌。載皇於新婚蜜月中。旅行倫敦巴黎及丹麥瑞士諸國。時皇方供職陸軍。俄國軍制陸軍供職人員。每年特假不得逾兩月。尼古拉斯第二。修書告其統將阿拉斯基大將。謂余之愛妻。無異於俄羅斯第二。余誠愛余所忠勤之國家。不敢以私昵拋棄其軍人職務。然余與愛妻。方在蜜月中。誠不欲辜負此人生最大之幸福。使余與愛妻。不能攜手漫遊各都邑。夫新婚之歲月。一刻重於千金。每日二十四小時。余必與余愛妻。握手一百次。接吻一百次。非寬其假期不能。表余之愛情。余蓋已於結婚之日。私許余妻於兩月間。握手接吻六千次也。信義爲人生第一道德。余已許余愛妻。息壤在彼。阿拉斯基大將接書。大笑。竟破例批准。然恐妨軍紀。將尼古拉斯第

二鐫級。並罰俸半年。以警效尤。尼古拉斯第二得請。甚喜。謂余卽以愛妻故。落職亦所深願。夫自古英雄莫不篤於兒女之私情。尼古拉斯第二固一世之英雄。而其對於伉儷之愛情如此。其摯亦可謂逾於恆人矣。或謂尼古拉斯與其后。每日必握手接吻數十次。終身如此。至老不衰。固不獨於蜜月中爲然。則其愛情之密。尤可以風彼薄俗已。

俄后最善烹庖。彼中有易牙之目。俄皇日常御膳。必由皇后親自檢點。非其所手製。輒覺不可口。蓋尼古拉斯第二。性奇僻。尤嗜牛膾。非皇后所製。不能諳。帝食性也。皇后尤善製餅餌。芳香甜脆。逾於市間麵包店所售賣者。昔李文忠覲見俄皇。俄后俄后曾贈賜以親製之果餌。文忠轉以之饋餉學生。故余亦曾領略。此天廚中。皇后手製之品。至今言之。尤覺津津有餘味也。據彼都人士言。俄國上等社會中女子。莫不以能自製食品爲美談。親友饋贈。苟以市間所售者充數。謂之不敬。

受贈者亦必訾其家中人懶於中饋之職。俄后以此自製之品賜李文忠。乃俄后特表其親愛中國。特使之意。固與尋常之外交酬酢不同。蓋其意以爲用家人饋贈之禮。待李氏卽所以示與中國政府親密如一家人。故於其所遺之特使。特加敬禮。非同泛泛也。夫議惟酒食。固我國女子之常職。湘鄉曾文正公在京令家中婦女各製菜蔬多種。以爲課。最不謂斯拉夫女子亦有此風。其社會中風俗之良。亦可見一斑矣。

尼古拉斯第二。最善蹴鞠之戲。每於宮中與皇后及其四女。作擊球之戲。俄皇輒奪錦標。昔唐僖宗。自謂可得擊球狀元。俄皇尼古拉斯亦自謂彼之球技。於歐西當首屈一指。彼嘗與歐洲擊球家競技。乃屢勝之。英法諸國擊球專家。均自謂設有人與尼古拉斯第二競球。俄皇必能於十中勝五六。亦可見其技之精。足以冠絕等倫矣。尼古拉斯第二嘗與丹麥王競球。其最後乃俄皇勝其七。載於俄國某

雜誌中。俄人稱爲擊球大王。尼古拉斯又善泅水。宮中闢一絕大之游泳池。其池仿波羅的海灣形式。尼古拉斯於暇日每游泳以爲樂。其游泳之技。能沒入水中十五分鐘。爲尋常水鬼所不及。相傳尼古拉斯第二。供職陸軍時。值秋操。舟過波羅的海灣。舟覆。同舟者多溺斃。尼古拉斯第二。竟能游泳水中二十四小時。卒被救起。蓋自其少時。卽深嫻泅水之術也。尼古拉斯第二。於各種技擊。亦多嫻習。蓋其英武之姿。出於天縱。固非常人所能及耳。

俄后善跳舞。尤善奏披阿諾。暇則常踏琴而歌。歌聲宛轉。尼古拉斯第二。輒與其四女和之。家庭之間。融融洩洩。天人不啻也。皇后跳舞之衣。以珍珠編織而成。襯以蟬翼輕紗。每於電光下。翩躚屢舞。矯若驚鴻之往來。撩其兩手之玉臂。酥胸隆起。細腰孌娜。若風中之楊柳。其一種媚之態。足以使人魂消。四女尤妙年窈窕。尼古拉斯第二。輒顧而樂之。說者謂尼古拉斯第二之球。與其皇后之披阿諾。足

稱雙絕。尼古拉斯第二。真消受。盡人間。世豔福矣。

俄皇尼古拉斯第二。頗喜微行。常喬裝往來各貴族大臣家中。彼得格勒暨莫斯科舊京。常有彼微行之足跡。或以此規諫俄皇。謂虛無黨萑苻四伏。設有不幸。被若輩所伺。危險非常。尼古拉斯第二。則爲余之行蹤詭秘。實非若輩所能測。且余轉得以此偵探若輩之祕密。尼古拉斯第二之喬裝。輒能隨時改變。或爲商人。或爲工匠。或爲苦力者。或爲婦女狀。種種易形術。雖熟識者不能窺出其破綻。惟尼古拉斯第二微行時。常以絕有勇力者四人自隨。防爲暗殺者所謀也。一日尼古拉斯第二。喬裝一獵人。出近郊遊獵。持獵槍一。隨以獵戶四人。爲偵探所疑。以爲盜也。尼古拉斯第二。故示可疑。以試偵探之手術。向獵人作絮語。作驚惶之態。偵探者益大疑。尼古拉斯第二。與四人者入旅館宿。取其獵得之兔鹿。擊鮮轟飲。醉臥鼾聲大起。偵探者入室搜查。尼古拉斯第二驚醒。謂若曹真勤於職務。彼得格

勒城中得若曹巡邏。匪徒何由匿跡。偵探訝其語不倫。尼古拉斯第二謂且隨汝等至警察署。聽警察長處分。偵探遂捕尼古拉斯暨四人往。警察長勞司勃開固尼古拉斯之再從弟也。亦不識爲俄皇。尼古拉斯第二佯謂我等犯何嫌疑。而捕余至是。咄咄若曹無故侵犯人之自由。擅自逮捕平民。吾將訴汝於皇帝之前。勞司勃開曰。汝殆爲虛無黨人乎。尼古拉斯第二乃揭其假面。勞司勃開等亟謝罪曰。臣等肉眼不識聖人。俄皇尼古拉斯第二。卽自其行篋中。以五萬盧布賞其偵探。謂其不怠於所職也。尼古拉斯第二。又嘗親自偵探一祕密案。初莫斯科北郊有富室一。其主人曰苛爾勞哈夫。奮而善治生。豢養僮奴數百人。以治其田產。役使之不啻牛馬也。一千九百十三年九月十一日。此富翁苛爾勞哈夫氏。忽被何人所殺。密扃其室。其家人以爲苛爾勞哈夫。居常蚤起。是日其臥室窗戶四閉。疑其病。調之絕無聲息。晌午室仍未啓。家人大疑。排闥入視。則見苛爾勞哈夫氏。仰

臥血泊中。獐面怒目。握拳透爪。若與人格鬪而死者。然屍旁絕無兇器。而室又嚴扃。不知賊人自何入。其人既暗殺苛爾勞哈夫。又不知從何而遁也。家人既見此。赫然死人。又查察無兇人影跡。謂係自殺。則必有自殺之兇器。情迹離奇。咸猜測不知其爲何人所戕。遂報告莫斯科警察總署。由警察長偕同偵探察視。咸不識賊所由來。詢鞠家人及僮奴。疑係家賊所爲。逮捕拷訊。僮奴德脫腦司最爲苛爾勞哈夫生平所惡。事出前一月。德脫腦司曾以盜其庫中所貯金贈所私婦梅蘭。爲苛爾勞哈夫所撲。偵探遂以爲德脫腦司實此案之暗殺犯。并逮其所私婦梅蘭。幾誣服。檢察官以案多疑竇。提起公訴。謂不當遽定讞。因是案懸年餘不決。尼古拉斯第二聞其事。乃引起其好奇心。遂親自偵探。令其家人僮奴各疏其主人。苛爾勞哈夫生平隱慝毋諱。僮奴皆畏罪不敢言。則判白此案謂決非僮奴所爲。罪人當不在邇。僮奴始各吐其實。或謂苛爾勞哈夫生平好賭博。嘗與不知誰何

之人往還。行蹤頗詭秘。或謂苛爾勞哈夫有外遇。嘗乘獨輪自由車。往莫斯科宜萬街貧民巷。或謂苛爾勞哈夫待彼等甚暴橫。無人道。偶不如意。輒鞭朴隨之。然彼輩雖怨苛爾勞哈夫。決不敢犯此殺人行爲。尼古拉斯第二。一一披閱。凝思數日。忽自喜躍曰。罪人斯得矣。遂喬裝作紈袴冶遊子狀。偕其力士四人。均作惡少態。入宜萬街貧民巷。作狹斜游。巷中有寡婦黑爾嘉者。夙以半開半掩之戶。作賣笑生涯者也。尼古拉斯第二。乃與其隨護四人。叩門作求歡狀。飲酒數巡。謂當以擄蒲破岑窳。黑爾嘉夙能以其翻天之技。傾狎客囊中金。則大喜。謂此間賭徒素夥。若欲博巨賞。則客可一呼而集。尼古拉斯第二曰。余故爲賭界大王。如必招客。第招其國手至。尋常人非余敵也。黑爾嘉曰諾。遂飛箋立召劉盤龍者三人。一一介紹於尼古拉斯第二曰。此子爲辯斯夫阿脫。西班牙人。斯爲裏倫斯。斯爲勞生。皆俄國大賭博家也。遂開場大賭。呼盧喝雉。尼古拉斯第二。故作癡態。一夕間。

負二萬盧布。三人者皆大喜。約期明日復至。風聲所播。莫斯科賭徒咸蒞止。尼古拉斯第二。纍輸十萬盧布。謂不翻本不休。賭徒益摩拳擦掌。私忖此紈袴兒。易與不竭其囊橐不已。就中一賭徒名渠連斯哈夫者。爲狀頗狡黠。偶負五百盧布。則出其金鋼鑽石戒指。抵押二千金。尼古拉斯第二。立出二千金付之。私念若賭徒觀其狀態。寧能有此貴重之物者。是夕賭畢。尼古拉斯第二。懷此金鋼鑽石戒指。令人持示苛爾勞哈夫之妻。苛爾勞哈夫摩根夫人。摩根夫人覩金鋼鑽石戒指。大哭曰。此吾故夫之遺物也。何以落彼人之手。然則死吾夫者。必彼人矣。尼古拉斯第二。遂命四人者。偕警察署偵探數人。復至宜萬街貧民巷寡婦黑爾嘉家賭博。則前抵戒指之渠連斯哈夫果至。并以二千金向四人贖戒指。謂四人曰。汝友易吾寶貴之金鋼鑽石戒指去。今當煩公等取贖。四人賺之曰。吾友今在某所。如欲贖戒指。原物具在。可向面取也。渠連斯哈夫不知四人計。遂偕四人出。警察引

之至警察署。渠連斯哈夫大驚。欲遁走。警察遂捕之入署。訊問金鋼鑽石戒指所自來。渠連斯哈夫自承曰。此物本非余物。乃余友克耐爾斯他之物。固不知其何處所得也。克耐爾斯他嘗與余博。負余五千金。故以此物作抵。囑余勿示人。誰料其爲犯罪物耶。警察長乃窮究克耐爾斯他所居地址。渠連斯哈夫乃泣謂彼實係祕密虛無黨。蹤跡飄忽。卽余亦不知其實居何處。且余實不敢指其所往來之處。恐洩其祕密。彼將置吾於死地也。如必欲余指其所居地址。予寧代彼受罪。流徙遠方。亦所甘願。惟求貸吾一死耳。警察長乃明告之曰。偵探此案者。爲今上皇帝尼古拉斯第二。君若吐實。皇帝能救汝。且庇汝矣。渠連斯哈夫尙猶豫不敢吐。警察長乃威嚇之曰。汝若弗指示克耐爾斯他所往來地點。則汝必與之同黨。皇帝亦必處汝死刑。等死耳。如或因汝偵得若輩所窟地。則汝或有一綫生路。渠連斯哈夫乃徐吐其半續半斷之音曰。吾實非彼同黨。黑爾嘉實知之。幸皇帝恕余。

一死。警察署遂派偵探往宜萬街貧民巷逮捕黑爾嘉。則黑爾嘉已聞而他徙。偵尋數月之久。始於奧國極刺福市捕獲。引渡歸莫斯科。黑爾嘉自承其狀曰。苛爾勞哈夫者。實富而多行不義。爲人道之蠹賊者也。頗垂涎吾色。會吾夫黑爾嘉雪夫列特。以事貸彼債二萬盧布。取倍稱之息者已十餘年。吾夫以貧不克償本金。丐苛爾勞哈夫蠲緩子息。約以十年逐期還本。苛爾勞哈夫不允。繼以盛怒。挈吾夫至嘔血。卒以此鬱鬱致命。余誓欲報夫之讎。忍淚爲賣笑生涯。冀得一當。渠連斯哈夫者。虛無黨中人也。聞余欲爲夫報讎。大激昂。允爲余助。余乃賺苛爾勞哈夫往來余家。夫以彼貪淫萬惡之人。旣死余夫。余亦何忍與之共戴一天。特以婦人能力薄弱。不得不辱身以求報夫讎。苛爾勞哈夫不知余銜恨於彼。以余爲貪彼財賄。天誘其衷。往來余家漸密。余本欲仇而殺之。渠連斯哈夫謂死之於家。恐被禍。不若遣人殺之於其家。一日苛爾勞哈夫至余家。余誑之曰。外間大有人圖

汝卽汝家傭奴。恐亦爲蕭牆之禍。汝自今宜深居臥室中。常自扃其戶。以免意外。苛爾勞哈夫聞之大恐。以余言爲忠告。居家每扃其戶而居。渠連斯哈夫乃遣好身手之健兒。掩入苛爾勞哈夫之家。伺其夜中獨坐一室。自窗牖間以長矛殪之。是夕無人知者。渠連斯哈夫以爲死之奇絕。此暗殺案。決無人能被之也。嗚呼。渠連斯哈夫爲人道而死。苛爾勞哈夫彼實何辜。主使之入實爲妾。妾願坐擅殺之罪。妾之所以不卽死者。以渠連斯哈夫旣代余報夫之讎。余當盡忠於彼黨。故余不屑犧牲此身。爲彼黨作機關。天乎。余旣投身入虛無黨。誓死以報。今日之事。皆妾一身擔之。願一死以謝吾夫於地下。警察長以其事告之俄皇尼古拉斯第二。尼古拉斯第二大驚。旣而歎曰。苛爾勞哈夫實有取死之道。渠連斯哈夫與黑爾嘉。雖爲虛無黨。然其義俠之氣。實爲可嘉。可見虛無黨之罪惡。實由於不法之徒。有以激成之。朕不欲厚斂彼黨之怨。願貸黑爾嘉一死。以平人民之憤。若將黑爾

嘉判處永遠監禁之刑。此無頭之暗殺案。遂因以破。而實由尼古拉斯第二自行偵獲其罪人也。亦可怪矣。

尼古拉斯第二。又嘗微行至李文忠專使行館。其事尤祕。外人所不得知。蓋李文忠之銜清廷命。赴俄京賀尼古拉斯第二加冕也。實兼有祕密之使命。俄皇尼古拉斯第二。既於大庭廣衆之間。特召李文忠進見。李文忠遞國書後。俄皇尼古拉斯第二。特啓便殿賜宴。語多祕。卽隨從諸員。概不能與聞。學生則更不能窺見其底蘊矣。一日忽有俄皇所特派之外交參贊。來行館求見文忠。文忠當卽延見。時行館諸人。頗訝其貌似尼古拉斯第二。余亦在行館。獲觀其狀。龍行虎步。頗不類常人。余決其必爲尼古拉斯第二之改裝。時同僚者。咸謂貌固相類。然以我國人視歐種。白皙隆準之狀。無論何人均若相似。矧斯拉夫族人。身軀頗碩。豐頤長頰。尤難辨認。亦安能貌相人乎。旣而聞文忠是日屏去僕從。獨留心腹某君繙譯。與

俄參贊密談至深夜始去。余之得派爲留俄學生實係某君之力。與余家夙有葭。李親事後密謂余曰：君亦欲一聞祕密事乎？某日來行館謁見之。俄外署參贊非他人。實卽世界第一專制魔王尼古拉斯第二也。余謂余於彼來謁時亦疑其爲尼古拉斯第二。某君曰：君之眼力頗不弱。余因探詢俄皇尼古拉斯第二果何爲。紆尊降臨中國專使行署。獨不自嫌褻彼國家體面乎？某君曰：唯唯否否不然。蓋俄皇尼古拉斯第二恐專使頻頻召見惹外人之注目。曾親告李氏謂一切不妨。屏人熟商。是日尼古拉斯第二以某某數條未洽。故特至行館熟商。直至夜深始去。但其條件則余當謹守外交祕密不得爲君告矣。徵某君言。余固早疑彼參贊非常人。當時尼古拉斯第二與李文忠之祕密交涉如此。亦可見李文忠親俄主義之一斑。而俄皇尼古拉斯第二之紆尊降臨中國專使行署。以身當外交之衝。尤爲世界所罕聞。以視中國帝王之深居簡出者異矣。